

世界名著大系

在人间

In The World

[前苏联] 高尔基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二十三卷

在 人 间

[前苏联]高尔基 著

刘京春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我降临到世间，在城里大街上的一家“时式鞋店”里作学徒。

我的老板是一个矮胖子，他的栗色脸是粗糙的，牙齿是青绿色的，湿漉漉的眼睛长满眼屎。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就做起鬼脸来。

“不要出怪相，”他轻声严厉地说。

这对浑浊的眼睛看得我怪不好受；我不相信这种眼睛会看得见，也许他只是猜想我在做鬼脸吧。

“我说了，不要出怪相，”他更低声，几乎不动厚嘴唇地说。

“别搔你的手，”他冲着我干巴巴地一直叨唠道。“记着，你是在城里大街上头等铺子里做事！当学徒，就得和雕像一样站在门口……”

我不懂什么叫做雕像，而且也不能不搔手。我的两条胳膊，一直到臂肘为止全是红瘢与脓疮，疥癣虫在里面咬得我很难受。

“你在家干什么？”老板仔细查看着我的胳膊，问。

我告诉他时，他摇晃着盖满花白头发的脑袋，让人难堪地说：

“捡破烂，这比要饭还要糟；比偷东西还要糟。”

我很得意地说：

“我也偷过东西。”

他把两只跟猫爪子一样的手撑在账桌上，吃惊地眨着瞎子似的眼睛看着我，低声地说，

“怎——么，你偷过东西？”

我将事情的原因告诉了他。

“唔，那倒是小事。但是如果你在我铺子里偷鞋子，偷钱，我就会把你关进牢里，一直关到你长大……”

他讲这句话时，语气非常平和，但我却吓坏了，也更讨厌他了。

铺子里除了老板以外，还有亚科夫的儿子，我的表兄萨沙与一个红脸的伙计，他这个人挺机灵，会纠缠人。萨沙穿着红褐色的常礼服、衬胸、散腿裤，系着条领带。他极傲慢，不把我放在眼中。

外祖父带我去见老板，托萨沙照应我，教我。萨沙却神气活现地将眉头一皱，警告说：

“那要叫他听我的话。”

外祖父将手按在我脑袋上，按弯了我的脖子：

“你要听萨沙的话，他年纪比你大，职位也比你高……”

萨沙瞪出眼珠对我叮嘱：

“你别忘了你外公的话！”

于是，从头一天起，他就趁机对我摆起老资格来。

“卡希林，别老瞪着眼！”老板这样说。

“我，我没有，东家，”萨沙低下头答了一声；可是老板还是唠叨个不休。

“别老沉着脸，顾客会当你是头山羊的……”

大伙计满脸陪笑，老板以奇怪的姿式撇着嘴，萨沙只好红着脸躲到柜台后边去了。

我不喜欢这些谈话，里面好些话我听不懂，有时觉得他们象在讲外国话。

每当有女顾客进门的时候，老板就从衣袋里抽出一只手，摸摸髭须，满脸堆起甜蜜的微笑，这却让他脸上现出无数的皱纹，可是那对瞎子似的眼睛却没有一点变化。大伙计挺起身子，两个胳膊肘贴住腰部，手掌恭敬地放在空中。萨沙畏怯地眨着眼睛，极力想掩盖住凸出的眼珠。我站在铺子门口，悄悄地抓挠着手，留意观察他们做买卖的一举一动。

大伙计跪在女顾客前面，奇妙地张开手指量鞋子的尺寸。他两手不停地颤抖，小心翼翼地触着女人的脚，好象害怕把脚碰坏了。其实这位女客的脚步很胖，象一只倒放的溜肩膀的瓶子。

有一次，有一位太太抖动着脚，蜷缩着身子说：

“哎哟，你弄得我好痒……”

“这个，可是我们的礼貌……”大伙计赶忙热心地解释。

他那纠缠女客的样子确实可笑，为了避免笑出声来，我把脸转过去对着玻璃门，可是我总忍不住要看看他们做买卖的情景，因为大伙计那种动作实在让人觉得可笑，同时又觉得我可能永远也学不会那么有礼貌地张开手指，那么灵巧地替生人穿鞋子。

老板常常躲进柜台后面的账房里，同时也把萨沙叫去，留下大伙计独自与女客周旋。有一次，他摸了摸一位棕色头发的女顾客脚，然后把自己的拇指、食指与中指捏成一撮，吻了吻。

“哎哟！”女人喊了一声。“瞧你这个调皮鬼！”

他鼓起腮费劲地说：

“啧啧……啧啧。”

这时候，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实在太可笑了。我怕笑得站不稳，手

抓住门把，门被推开了，脑袋碰到玻璃门上，把一块玻璃碰坏了。大伙计冲着我跺脚，老板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打我的脑袋。萨沙要拧我的耳朵。在晚上回家去的路上，萨沙狠狠地说我：

“你这样胡闹，人家会赶走你的！这有什么可笑的？”

他又解释道，大伙计得到太太们的欢喜，买卖就会兴隆起来。

“太太们为了看看讨人喜欢的伙计，就是不需要鞋子也会特地跑来买一双。但你，就是不会明白！让人家替你操心……”

我感到委屈，谁也没为我操过心，尤其是他。

每天早晨，病恹恹、爱发脾气的厨娘，总是比萨沙早一个钟头把我叫醒。我很快地擦好老板一家人，大伙计与萨沙他们的皮鞋，刷好他们的衣服，烧好茶炊，给所有的炉子准备好柴，把午饭用的饭盒子洗干净。一到铺子里，便是扫地，掸灰，准备茶水，上买主家送货，然后再回老板家取午饭。有干不完的活。在这个时候，我那个站铺门口的差事，就由萨沙代替。他认为干这件事有失身分，便骂我：

“懒家伙，总叫别人为你做事……”

我觉得苦恼，寂寞。我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呆在库纳维诺区的砂土路上，在浑浊的奥卡河边，在旷野与森林中。可是这里没有外祖母，没有小朋友，没有可以说话的人，而生活又向我展开了它的全部丑恶与虚伪的内幕，使我愤恨。

有时候，女顾客啥也没有买就走了，他们三个就会觉得受了侮辱。老板收起来甜蜜的微笑，命令萨沙道：

“卡希林，将货物收起来！”

连着就骂人：

“呸！连猪也滚进来！蠢婆娘，呆在自个儿家里闷得慌啦，到铺子里来闲逛。要是我的老婆，我可让你……”

他的老婆是个黑眼珠，大鼻子，而且又瘦又干瘪的女人，常常跺着脚骂他，如同对待奴仆一样。

经常这样，他们见到熟悉的女顾客便殷勤地鞠躬，说奉承话，送走她们以后，便不干不净地说起这女人的坏话来。那时，我真想跑到街上去，追上那个女顾客，把他们背后说的话告诉她。

当然，我知道世上的人，相互都在背后说坏话，可是这些家伙谈论人的时候特别令人气恼，好象有谁承认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人物，派他们来审判全世界似的。他们总是嫉妒人，从不夸赞任何人，不论对谁，他们都要找出一点什么短处。

一次，一个年轻女人进入铺子里来，她的双颊绯红，两眼闪闪发光，我看见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面孔象一朵鲜花露在毛皮领子上。她脱去外套，交给萨沙，显得更漂亮。她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她使我想起绝代美人瓦西莉萨，我确认这女人一定是省长夫人。他们必恭必敬地招待她，如同在火面前一样哈着腰，奉承话满口不绝。三个人象妖魔似的，满铺子跑来跑去，他们的影子映在橱窗玻璃上，好象四边的东西都着了火，在渐渐消失，眼看就要成为另外一种样子，另外一种形状。

她快速挑选了一双高价的皮鞋，走了。只见老板咂嘴发出哨声：

“母——狗……”

“干脆说，是女戏子！”大伙计蔑视地说。

于是，他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这位太太的好些情人与她的奢华生活。

午饭后，老板在铺子后面屋子里睡午觉，我把他的金表打开了，在机件上滴了一点醋。我很痛快，看见他醒了之后拿着表走进铺子来，慌慌张张地说：

“怎么回事？表忽然发开了！从来没见过！莫不是要有什么祸事？”

尽管铺子与家里的事使我忙得不可开交，但我好象还是陷进一种百无聊赖的烦闷中。因此，我常常想，得干出一件什么事来，才能让他们把我赶出去？

满身雪花的行路人，默默地从铺门前走过，使人觉得他们好象是送葬到墓地去，因为耽误了时间，忙着去追赶棺材一样。马慢吞吞地拖着车子，很吃力地越过雪堆。在铺子后面教堂的钟楼上，每天钟声凄凉地响着——是大斋期了。钟声一下一下象枕头撞着人的脑袋，不觉得痛，却让人麻木与发聋。

有一天，我正在铺子门前，处理刚刚送到的货箱。这时在教堂里看门的那个歪肩膀的老头子走到我的跟前。他软得象布片做成的一样，穿着象被狗咬碎了的烂衣服。

“好小子，给我偷双套鞋好吗？”他向我说。

我没吭声。他在空箱子上坐下，打着呵欠，在嘴上画十字，又说了一遍：

“你给我偷一双行吗？”

“不能偷！”我向他说道。

“可是有人偷，给我个面子吧！”

他与我周围的人不同，招人喜欢。我觉得偷很相信我会替他偷，于是我答应从通风窗里塞给他一双雨鞋。

“那好，”他并不显出高兴，平静地说。“不哄人吗？嗯，我看出来了，你不会哄人……”

老头儿默默地坐了一会，一边用长靴底踩着肮脏的泥雪，一边用土烧的烟斗抽着烟。忽然，他吓唬我说：

“要是我哄你呢？我拿了这双套鞋去你的老板那里，说是花半个卢布从你那儿买来的，那怎么办？这双套鞋值两个多卢布，可你只卖半卢布！说你去买好吃的了，那你怎么办？”

我发愣地望着他，仿佛他已照他所说的那样做了。而他却依然望着自己的长靴，吐着烟，轻轻地接着用鼻音说：

“比方说，要是我原来是受了你老板的嘱托：‘你替我去探一探那小子，他会不会做贼？’那怎么办？”

“我不给你套鞋，”我生气地回答。

“可现在你已不能不给了，因为你已经答应了！”

他抓起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旁，用冰凉的指头敲敲我脑门，撇洋洋地说：

“你怎么轻易就说：‘喂，拿去？！’”

“是你要我这么做的。”

“我要求的多着呢！我要你去打劫教堂，怎么样，你干吗？难道你以为可以轻信别人？哎，你这傻小子……”

说完，他将我推开，站起来：

“我不要偷来的套鞋，我又不是阔佬，用不着穿套鞋，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你很厚道，到了复活节，我放你到钟楼上去撞钟，看看街景……”

“全城我全熟悉。”

“站在钟楼上看，它很漂……”

他用鞋尖踏着雪地，慢慢地走到教堂拐角后面。我望着他的背影，暗暗担忧，忐忑不安地想：那老头儿当真只是开玩笑，还是老板让他来试探我呢？我不敢走进去。

萨沙闯到院子，大声吆喝：

“你在搞什么？”

我火了，举起钳子朝他一扬。

我知道他和大伙常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常把一双皮鞋或者便鞋藏在炉炕的烟囱里，等到离开铺子的时候，就往外套袖子里一塞。我讨厌这种事情，也有点怕。我还记着老板的吓唬。

“你偷了东西吗？”我问萨沙。

“不是我，是大伙计，”他郑重地声明。“我只帮他的忙，他说：你要帮个忙！我只好听从，要不然，他会给我使坏的。老板！他本人也是伙计出身，他

什么都明白。但是，你可别乱说！”

他边说边照镜子，学着大伙计的派头，不自然地伸开指头整理领带。他在我面前一下摆架子，耍威风，训斥我。当他一吩咐我，总伸出一只手做推的姿势。我个子比他高，力气比他大，但瘦削，笨拙。他却丰润、柔软、油光满面。他穿着常礼服、撒腿裤，在我看来很有气派、很威风，但是给人一种滑稽可笑的感觉。他很讨厌厨娘，厨娘确实是个怪娘们，说不准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世上的事，我顶喜欢打架，”她圆睁着黑亮、炽热的眼睛说。“无论什么打架，我都觉得好，鸡斗、狗咬、汉子们相打，我都认为好！”

碰见公鸡、鸽子在院里斗架，她就放下手上的活儿，靠在窗口，呆呆地直望到斗完。她每天晚上对我与萨沙说：

“你们这些小子，闲坐着多没意思，打打架呀！”

萨沙发怒地说：

“傻婆娘，谁告诉你我是小子？！我是二伙计！”

“我可不那么看，在我眼里，没有讨老婆的人全是小子！”

“傻婆娘，傻脑袋瓜……”

“魔鬼聪明，但是上帝不喜欢他。”

她的谚语特别让萨沙生气。他就故意刺激她，但她轻蔑地瞟了他一眼说：

“你这个蟑螂，真是老天瞎眼，错生了你！”

萨沙常教唆我，要我趁她睡着的时候，往她脸上抹点鞋油或煤烟，或是在她枕头上插针，或者用别的方法同她“开玩笑”，可是我怕她。她睡得不死，常常醒过来。她一醒就点上灯，坐在床上，直愣愣地盯着墙角。有时候，她绕过炉炕走到我身边，摇醒我，哑着嗓子说：

“列克谢伊卡，我有点怕，睡不着，跟我聊聊吧！”

我迷迷糊糊和她说了些什么，她默默坐着，摇晃着。我感觉从她那热呼呼的身上发出一种白蜡与神香的气息。我想，这女人快死了，会倒在地板上死掉。我心里怕，就提高了嗓门说话，她拦住我说：

“小声点！要是坏蛋们醒了，他们会把你当成我的情人……”

她坐到我身边，总保持着一个姿势：弓着背，两手放在膝头中间，用瘦小枯干的腿骨夹住。她胸脯平坦，就是穿着很厚的麻布衫，也可看出一条条的肋骨，象干透了的水桶上的箍子。她沉默了好久，又忽然低声地说：

“我还是死了算啦，活着也仅是受罪……”

或者，仿佛在问：

“这可活到头了，是吗？”

“睡吧！”没等我說完，她就打斷了我的話，直起腰，悄悄地在廚房的黑暗中消失了。

“妖婆！”薩沙在背後常這麼叫她。

我就挑逗他：

“你敢當著面這樣叫她一聲！”

“你以為我怕她嗎？”

但他立即皺了皺眉，說道：

“不，我不當面叫，说不定她的確是一個妖婆……”

廚娘看不起任何人，看見誰都生氣，對我也不客氣，每天早晨一到六點鐘，就拉我的大腿，叫道：

“別貪睡！快搬柴！去燒茶炊，削土豆！……”

薩沙睡醒了，恨恨地說：

“你叫什麼，吵得人不得好睡，我告訴老板……”

她那干枯的皮包骨頭的身子，急忙地在廚房里跑來跑去，一雙睡眠不足的红腫眼睛朝薩沙瞪着：

“哼，老天爺瞎了眼，錯生了你！我如果是你的後娘，我就要扯光你的頭髮。”

“這該死的傢伙，”薩沙罵了一句，並且在去鋪子的路上對我小聲說：“一定得想法子把她撵走。對啦，在全部的菜里都偷偷放上一把鹽——如果样样菜都咸得要命，就可以讓她滾蛋。要不，就倒上點煤油，你干嗎發愣？”

“你為什麼不干？”

他生氣地叫了一聲：

“胆小鬼！”

廚娘的死我們都看了。她彎下腰去端茶炊，突然倒在地上，好像被誰推了一把，就那樣默默地側身倒下，兩條胳膊向前伸著，口里流著血。

我們兩個當時就明白她死了。可是吓得直發愣，久久地盯著她，也說不出來一句話。後來，薩沙從廚房里奔出去。我不知怎樣才好，把身子靠在窗邊有光亮的地方。老板走進來，担忧地蹲下，用指頭觸她的臉，說：

“真的，死了……怎么回事？”

於是，他走到屋角上奇蹟創造看尼古拉小聖像面前，畫了十字，禱告以後，在前室命令我：

“卡希林，快報告警察局！”

來了一個警察，在屋子裡繞了一側，拿了一點小費，就走了。不一會又回

来，带着一个马车夫，他们一个扛头，一个扛脚把厨娘扛到街上去了。老板娘在前室探进头来吩咐我：

“将地板擦干净！”

但是老板说：

“幸亏她死在晚上！……”

我不明白：为什么死在晚上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萨沙从来没那么温和地对我说：

“别吹灯！”

“你怕？”

他拿被子蒙住脑袋，躺了好久没作声。夜很静，仿佛正在倾听什么，等候什么。我仿佛觉得：钟声马上会响起来，全城的人会乱跑、乱叫，乱作一团。

萨沙在被窝里探出鼻子轻声说：

“到炉炕上一块睡好吗？”

“炉炕上太热！”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她怎么马上就死了？真没想到这妖婆……睡不着……”

“我也睡不熟。”

他开始讲起死人来，说死人怎样从坟墓中出来，在城里溜达到半夜，找寻故居和亲人所在的地方。

“死人只记得城市，”他小声地说。“但是记不清街道和房子……”

四周愈加静寂，也似乎愈加黑暗了。萨沙抬起脑袋问：

“你要看看我的箱子吗？”

我很早就想看他的箱子里收藏的是什。平常他用锁锁上，每次開箱子的时候，总是格外小心，假如我想望一下，他就粗暴地吼道：

“你想干什么？啊？”

我表示同意以后，他坐起来，并不下床，用命令口气让我把箱子搬到床上，放在他脚跟前。钥匙和护身的十字架一起拴在一条带子上，拴在他脖子上。他先朝厨房暗角望一眼，神气活现地皱着眉头，把锁打开，吹了吹箱子盖，似乎它很热，然后打开来，从里面拿出几套衬衣与裤褂。

半只箱子塞满了药盒子、五颜六色的包茶叶的商标纸、装皮鞋油的盒子与沙丁鱼罐头盒等等。

“这是什么？”

“你马上会看见的……”

他两腿夹住箱子，弯腰伏在上面，轻轻念：

“但愿上帝……”

我以为里边一定有玩具。我不曾有过玩具，因此表面上虽装作不希罕，可是瞧见人家有，还是不能不羡慕。象萨沙这么大的人还有玩具，我很高兴，虽然他害臊藏起来，可我却很明白这种害臊的心理。

打开第一个盒子，他从里面拿出一副眼镜框，架在鼻梁上，严厉地对着我说：

“没有镜片也没有关系，原本就是这种眼镜。”

“让我也试一试！”

“你戴不合适，这是黑眼睛用的，你的眼睛是浅色的，”他解释着，装出老板的样子咳嗽一声，马上就害怕地朝厨房扫了一眼。

空鞋油盒里装满各式各样的扣子，他得意地对我说：

“这些都是从街上捡来的，自己捡的。已攒了三十七颗了……”

在第三个盒子里，也是从街上捡的铜大头针、皮鞋后跟上磨损了的铁掌、皮鞋与便鞋上破的与完整的扣子、铜的门把手、手杖上的破骨雕柄、一把姑娘便的梳子、一本叫《圆梦与占卜》的书，还有很多别的一样价值的东西。

我捡破烂的时候，象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儿，一个月就可以不费力地收集到十倍之上。萨沙的东西让我感到失望、气恼，并且怜悯起他来。可是他却一件件地仔细欣赏着，爱不释手地抚摩着，又郑重地擦起厚嘴唇，他那凸出的眼睛流露出深情与发愁的神气。他的那副眼镜，使这张稚气的脸成了很滑稽的样子。

“你收着这些干什么？”

他自娘镜框里向我瞅了一眼，以清脆的童音问道：

“你想要我送你点什么？”

“不要，我不要……”

显然，由于我的拒绝与不重视他的宝物他有些不高兴。他沉默了一会，然后低声跟我商量：

“拿条手巾来，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擦擦，全蒙上灰尘啦……”

他把东西抹干净，放好以后，钻进被窝里，脸对着墙。外边下雨了，雨点从屋顶上淌下来，风不停吹着窗子。

萨沙没回过身子对我说：

“等园子里干了，我带你去看一件东西——准叫你大吃一惊！”

我没吭声，准备睡觉。

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跳起来，两手抓着墙，很恳切地说：

“我害怕……主啊，我害怕！愿主怜情！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吓得说不出话来。我好象瞧见厨娘正倚在对着院子的窗口，低着头，额角贴在玻璃上，背朝着我站在那儿，活象她生前看鸡打架的样子。

萨沙放声大哭，手抓挠着墙，两腿乱蹬。我如同踩着火堆似的，连头也不回一下，吃力地穿过厨房，在他身旁躺下。

我们哭着，哭着，哭累了才睡。

几天后，是一个什么节日。上午做了半天买卖，回到家里吃午饭，饭后，老板家里人睡午觉的时候，萨沙神秘地向我说：

“咱走吧！”

我猜到，我马上会看见那件能使我大吃一惊的东西了。

我们到了园子里。在两座房子之间一片很窄的空地上，有十五六棵老楸树，结实的树干上长满厚厚的青苔，黑色的赤裸的枝条呆呆地伸着。这些枝条上连一个老鸦窝也没有，树干简直就如墓碑一样。除了这些楸树，园子里既没灌木，也没有草丛。人行小道被人踩得很坚硬，而且黑得象生铁。隔年腐叶下的地而，也和漂在积水中的浮萍一样，长满了霉污。

萨沙拐了个弯，向邻街的木栅栏走过去，在一棵楸树下站住了。他眨眨眼，瞅一下邻家模糊的窗户，就蹲下去，两手拨开一堆落叶——露出一棵大树根，旁边有两块砖，深深陷在土里。他把砖掀开，下边是屋顶上使的烂铁皮，再往下边是一块木板。于是，最后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楸树根子穿下去的一个大窟窿。

萨沙划了一根火柴，点着蜡，探进窟窿里去，之后对我说：

“你看吧！可别害怕……”

他自己显然有点害怕，手里的蜡直哆嗦，脸色发青，嘴唇撇得很难看，眼睛湿了；另一只空着的手，慢没背到身后边去。我也害怕了。我小心翼翼地向着树根下面的洞底望去。树根成了这个洞的屋顶——萨沙在洞底里点了三支蜡，满洞发出蓝色的光。洞身很大，有一只提桶那么深，但是比提桶还要大些。旁边嵌满小片的彩色玻璃和茶具的碎瓷片，中间微微隆起的地方，盖上一片红布，底下搁着一口用锡纸糊成的小棺材，盖着一块小布片，与棺材罩一样，布片边沿底下翘起小雀儿的灰色爪子与长着尖喙的嘴。棺材后边搁一张灵台，台上搁着一个铜的护身十字架。三支长长的蜡点在灵台周围，蜡台上贴着包糖纸的黄的与白的锡纸。

蜡头的火苗偏向洞口，洞里朦胧地闪烁着各色火花与斑点。蜡的气味、霉腐气、泥土气，热烘烘地薰着我的脸。细碎的纸片弄得我眼花缭乱。我看着这一切，引起难受的惊奇，这也把我的恐怖心理消解了。

“好不好？”萨沙问。

“这是干什么的？”

“小礼拜堂，”他说道。“象吗？”

“不明白。”

“那小雀是死人，也许它会变成不朽的金身，因为它是无辜丧生的……”

“原来就是死的？”

“不，它飞进货房，我用帽子扑死了它。”

“为什么要扑死它？”

“不为什么……”

他看看我，又问道：

“好玩吧？”

“不好玩！”

于是他马上对着洞口弯下身子，很快盖上木板与铁皮，将砖嵌进土里。然后，站起身，拍去膝头上的泥，厉声地问：

“你干嘛不喜欢？”

“我可怜那小雀。”

他那象瞎子一样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看了我一眼，在我的胸口推了一把，大声骂道：

“混蛋！你心里妒嫉，才说不喜欢。你认为在绳索街你家园子里，比这个更好吗？”

我想起家里的凉亭，就一口回绝道：

“当然比这个好！”

萨沙脱去上衣，向地上一扔，卷起袖子，向手心啐了一口唾沫，瞪着我：

“那好，我们打一架！”

我不想打架，但沉重的烦闷压得我透不过气，看着表哥这副气恼的脸，我很难受。

他扑过来，一头撞在我的胸口上，把我撞倒，骑在我身上吆喝道：

“你要活还是要死？”

但是我气力比他大，又非常生气，不一会儿，我就让他就脸朝地趴着，脑袋被两手抱着，发出嘶哑的声音不动了。我慌了，想把他抱起来，可是他乱抓乱蹬，我愈加害怕了，走到一边，不知怎样才好。他抬起脑袋来说：

“怎么，打赢了吗？我就这么躺着，让老板家的人瞧见，我要告你，他们会撵走你的！”

他骂着，吓唬着。他把我激怒了，我索性跑到窟窿那儿，揭开砖头，把那装小雀儿的棺材扔到木栅栏外边去了，又把洞里的东西——古脑儿搬出来，将

洞用脚踩平。

“看见了吗？”

萨沙很奇怪我的捣乱，他坐在地上，嘴微微张开，蹙紧了眉头，一声不吭地望着我。等我干完了，他慢吞吞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把上衣往肩头一撩，很沉着又很恶毒地说：

“你等着瞧吧，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可要知道，这都是我给你故意做好的，这是魔法！哼！……”

我好像被他的话伤害了，我蹲下身子，全身发冷，他却看也不看我地一直走了。他的镇定更将我压垮了。

我决定明天就定，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老板的家，摆脱萨沙跟他的魔法，摆脱这种无聊的愚蠢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新来的厨娘将我叫醒。

“啊唷，你的脸，怎么啦？……”她叫唤起来。

“魔法来啦！”我懊丧地想。

但是厨娘捧着肚子大笑，把我也引笑了，拿她的镜子一照，原来我的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煤烟。

“是萨沙干的？”

“难道是我？”厨娘笑嘻嘻地叫。

我动手擦皮鞋，手一伸进鞋子里，就被大头针扎了手。

“这又是他的魔法！”

每只鞋里都安放针和大头针，安放得很巧，都刺进了我的手掌。我生气了，于是我拿勺子舀了一勺凉水，走到那个还没有醒来，或者正在装睡的魔法师身，十分解恨地泼了他一脑袋。

但是我心里仍旧不痛快，那口装着麻雀的棺材，蜷曲的爪子，可怜地向上伸出的蜡一样的尖喙，以及周围那些似乎要发射虹彩而又发射不出的五色火花不停地闪烁在我的眼前。棺材渐渐大起来，麻雀爪子大起来，向上翘起，抖动着。

我决心当天晚上逃跑，可是午饭前在煤油炉上烧汤的时候，我想出了神，汤沸起来，正要將炉子弄灭，汤锅翻了，汤泼在乎上，这样一来，我被送进了医院。

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在医院里的痛苦的噩梦：一些穿尸衣的灰色与白色的影子，在摇晃不定的黄沉沉的空隙处盲目地蠕动着，低语着。一个高大汉子，眉毛长得和口髯一样，又粗又长，拄着拐棍，摇动着他那一蓬大黑胡子，咆哮一般地吆喝道：

“我会向大主教告发!”

所有的病床都让我想到棺材,鼻子朝天睡着的病人一个个都象那只死麻雀。黄色的墙摇晃着,天花板和风帆一般鼓起来,地板起着波浪。排列成行的病床,一会儿靠在一起,一会儿又离开,一切都是没有着落,可怕极了。向窗外望去,树枝象马鞭子一样伸着,不知它们被谁在摇动。

门口,一个棕红色头发的瘦小的死人,用短短的两手扯着自己的尸衣乱蹦乱跳,且发出尖叫:

“我不要疯子!”

拄着拐棍的大黑胡子一本正经地冲着他吆喝道:

“我将向一大一主一教一告发!……”

我早从外祖父、外祖母与别的人那里听说过:医院常常把人折磨死——我想我这条命算完了。一个女人走到我身边,她戴着眼镜,身上穿的也是尸衣,在我床头一块黑板上写了一些什么东西,粉笔断了,粉笔末落在我的脑门上。

“叫什么名字?”她问。

“我不叫什么。”

“但是你总有个名字吧?”

“我没有。”

“别胡闹,你会挨打的!”

她不说,我也确信我一定会挨打,我索性一言不发。她跟猫似的用鼻子唔了一声,又跟猫似的悄无声息地走了。

点着两盏灯,黄色的火苗活像是谁的一对失神的眼睛,挂在天花板底下,挂着挂着,又眨呀眨,好象要靠在一起,照得人的眼睛发花,心里烦躁。

屋角上有人叫道:

“打牌吧?”

“我少了一只手没法打。”

“你的一只手给锯掉了。”

我立即想到:这个人因为打牌,就被锯掉了手,他们在弄死我之前,会怎样折磨我呢?

我的两只手痛得跟火烧一样,好象有谁在抽我手上的骨头。我又害怕,又痛,我轻声地哭起来。我把眼睛闭上,不让人家看见眼泪,但泪水从眼角里流出来,流过太阳穴,滴在耳朵里。

夜来了,所有的人都躺在床上,蒙在灰毯子里,静寂下来。只听到角落里有人在嘟囔着: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男的是废物，女的也是废物……”

我想给外祖母写信，请她快来，趁我还没有死，把我从医院偷出去。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两只手又不能动，不能写信。我试一试，能不能从这儿溜出去呢？

夜愈加寂静了，仿佛永远不会再天亮。我把两条腿悄悄放到地板上，走到门口，门半开着。在走廊上，灯光下一张有靠背的长木椅上，现出一个灰白色的刺猬似的脑袋，喷着烟，它的黑森森的凹陷的眼睛盯着我，我躲闪来不及了。

“谁在溜达，到这儿来！”

噪音很轻，毫不吓人。我便走过去，瞧见了一张长着满腮胡子的圆脸——满头的毛发长一些，乱蓬蓬地直竖着，发出银色的光亮。他的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如果他的胡子跟头发再长一点，那就跟使徒彼得完全一样了。

“这是烫坏了手的吗？你干吗半夜起来溜达，这算什么呀？”

他把烟喷到我的胸脯与脸上，用一只热呼呼的手把我的脖子搂住，拉我到他的身边。

“你害怕吗？”

“我害怕！”

“到达里来的人，开头都害怕。可是实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特别是同我在一起——我不让谁受委屈……你想吸烟吗？噢，不吸。你还年轻。再过两三年……你的爸爸妈妈呢？没啦！唔，没有也不要紧，没爸妈的孩子也可以活下去。可是你别害怕！明白吗？”

我很久没有遇见用这样随便、亲切、明白的字句向我害怕说话的人了。听了这些话，我感到说不出的兴奋。

他将我送回床上时，我请求他：

“和我坐一会儿吧！”

“好的，”他答应了。

“你是干什么的？”

“我？当兵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兵，高加索兵，我打过仗，但是——不打仗不行？兵就是打仗的。我打过匈牙利人，打过契尔克斯人，打过波兰人——和很多人打过仗！老弟，打仗本来是无法无天的行为。”

我合了一下眼，再睁开来的时候，看见刚才那兵坐过的地方，坐着穿黑衣的外祖母，兵站在她的身旁说：

“啊呀，全死了吗？”

太阳照进病房里，把屋子里的一切全染上金色，一会儿隐去，一会儿又明